

谁说美食家必须是胖子

陈佳勇

要问我最近有什么收获,最大的收获莫过于在四个月的... 显然不是拜减肥茶所赐,更不是运动发挥了作用,而是依靠“高科技”。

“大神药”长约十五厘米,使用时先要拔出底部的保护罩,往自己的大肚脐或者大腿肚子上对准,然后拧开头部的解锁键...

第一、二针都是2.5毫克的剂量,打下后,一丁点的反应都没有,既没有饱腹感,胃口还跟过去一样。只是自己主观上觉得,“大神药”帮助咱加快新陈代谢,咱也不能继续红烧大场面、炸猪排地“蛮干”,要懂礼数,要配合人家“高科技”的工作。

有人上到10毫克的剂量之后,人会变得抑郁。我的切身体会是,是否会抑郁,主要取决于你之前到底能乐观成啥样。像我这种经常标榜“爱吃的我们没烦恼”的胖子...

四针12.5毫克,加上四针15毫克,针管的外包装颜色也变得更加“激进”了。这两个月,我着实感受到了“心慌”,有一种体内血糖被高速消解,脂肪颗粒不断燃烧缩小来的“压迫感”。

至于说瘦身效果,那也是明显的。皮带越扣越紧了,原来的西装显肥了,最要命的是平常最喜欢穿的宽松长裤,现在无论从背后看,还是从正面看,都显得像是个嘻哈歌手,十分地拉垮。

如果说,接下来还有什么好担心的?那大概就只剩下一条,即不再使用“大神药”之后,体重是否会反弹?对于这件事情,目前我作为小白鼠还没有太多的发言权,因为这件事情还没有发生。

这四个月里,我的美食文章继续延续着每个月写一篇的速度,但中间也犹疑过,特别是真的吃不到的时候,我会问自己:美食家一般都是胖子,且都是热爱生活的乐天派胖子,我这样的状态,还能写得下去吗?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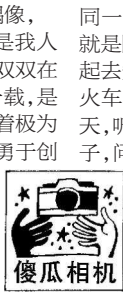
十日谈

我和上海书展 责编:郭影

在上海书展上结识慕名而来的陌生朋友,请看明日本栏。

前赴后继的文学路

秦文君



傻瓜相机

同一家出版社上班。我第一次去外地出差,就是随“任氏兄弟”以及编辑部的两位老师一起去安徽合肥出差,我们一行五人,乘坐绿皮火车缓慢向前,就这么面对面地坐了一个白天,听他们聊写作和发言。他们不摆名人架子,问我创作情况,后来大家越谈越投机,又一起说家常,吃话梅和压缩饼干,我感到得到这一个温暖、友善、有思想碰撞的美差,视为一份幸运。

我的第一本短篇小说集《秦文君中篇小说选》,责编是任哥舒先生,他请来父亲任大霖先生作序,任先生对我这个新人包容,评价很高,序言的标题是:一个用心灵种花的作家。后来这本中篇小说选在台北获“杨唤儿童文学大奖”。

我第一次去作家的家中聚会,是和《少年文艺》编辑部的同事一起去任大霖先生家,他亲手为大家做了一道酱鸭,味道地道;还让我欣赏了他在火车上说起过的、家里养的那只天天陪着它写作的小鸟。我和我家先生第一次去参加舞会,也正是任大霖先生发起的。而后来我参与的中日儿童文学美术协会的工

如此这般,“无声的战斗”开打了好几回,贾大娘从来百折不挠,周而复始。

有一天,小倩主任突然想起了救援消防队,于是请了消防员凌阳前来。凌阳穿着制服,向贾大娘敬了个礼:请您立刻把垃圾清理掉,因为您违反了《消防法》。

贾大娘不买账,道:想吓唬奶奶是咋的?凌阳说:《消防法》第六十条说“占用、堵塞、封闭疏散通道、安全出口或者有其他妨碍安全疏散行为的”,就是犯法。

贾大娘说:我也是为了环保,变废为宝还犯法啦?瞎扯个啥呀?

凌阳说:您不听劝阻的话我就依法罚款500元。明天12点之前,必须把垃圾清理掉!

这天夜晚,贾大娘算了一笔账:最值钱的旧报纸卖给废品站是7毛钱一斤,好不容易收到10斤才赚到七块钱……我辛辛苦苦每天去捡垃圾,能卖掉50元,而消防队一次就要罚我500块,我要捡10天才够他罚一次的,而且那个姓凌的不是罚一次就算过了,他要不断不断地罚我。算啦算啦,不捡了……



远方来信 (油画) 汪诚一

作,也因这是陈伯吹先生、任大霖先生等前辈作家共同创办的。

说到任大星先生,我们之间的相谈更多,他的《刚满十四岁》《三个铜板豆腐》等我反复细读,并喜欢、佩服。他有美的文字、金子一样的心、对家乡萧山的挚爱,做人作文,十分高洁,而且他有点“老小孩”,我调入少年儿童出版社后,他很看重我这个晚辈,与我谈创作是平起平坐,也会谈他的人生经历。他家与出版社毗邻,他每天上午在家写作,中午11点左右,会放下手头的稿子,抵达编辑部和大家聊天。记忆中,在二十多年里,工作日的中午都能见到他,几乎天天如此。

任大星先生是个性情中人,畅谈文学现象与作品时,他有时称快,有时扼腕叹息,他对文学如此地忠诚,热爱创作,是一个为写作而生的人,一个专注而纯粹的作家。

在中国儿童文学界,“任氏兄弟”是特别辉煌的存在,是中国儿童文学的骄傲,他们的创作实绩也让他们成为那个时代的领军人物,是带领后继追赶文学的人。

两位任先生仙逝后,上海各界曾举办过不同形式的纪念活动,期待着浦东图书馆将举办的“双璧生辉:中国儿童文学‘任氏兄弟’纪念展”,能让更多的后来者热爱文学,学习“任氏兄弟”献身儿童文学的高尚奉献精神。

太阳若火伞,欲把泥土草木烤出油来;如果下场雨,气温会骤降,可位于四川西南盆地的内江,这往往属奢望。我任教的那所学校,处东兴镇尽头成渝公路旁。晚饭、洗澡毕,与同仁摆龙门阵“纳凉”,其实何有凉来?闷热依然,又是汗流浹浹了。同事教我:吃地瓜喝沱茶,既解暑又助眠。地瓜,我在内江初识,外表淡黄,状若陀螺,皮薄可撕,肉白嫩爽,在那个水果稀缺的年代,洵为佳品。沱茶么,对我也陌生,其形若饼,掰一小块开水冲泡,微涩解渴。两者均非昂贵之物,那就试试,然蚊帐一封仍如蒸笼,簟席上照样湿漉漉,于眠无补矣。

消暑石

吴道富

某夜,冒出“高枕石头像”之句。翌日即行动,请处得不错的教体育的黄老师陪我到沱江边捡鹅卵石。黄老师有二级篮球裁判证,在市里小有名气。穿东兴镇石板道边行边聊。东兴镇那头即临沱江,然涨水季节滩少,亦不易捡。鹅卵石多为灰褐色,经江水千年磨砺,嶙峋岩乖乖温温柔柔若卵,你不得不感叹大自然鬼斧神工。捡了好一阵子,才挑到二大二小四块,带回洗净置于床上。

入睡,取扁平较长者为枕,侧卧,拿两块圆润且小者夹于膝盖(膝关节后),另一块手扶着,凉逸之气徐来,助睡利器,轩轩甚得。然“清泉石上流”的梦境不能久,一则睡姿会变,二则石被晒热;尽管如此,也不可一日无也。同仁听说“消暑石”,有笑赞有学亦有劝退的,言“日久易患疾”,我则中庸一下,躺时降降温,起睡意推石开,掌控自如,酷暑良伴。

我调回上海工作,托运行李中也带回一块小的,还抚摩着给亲友看,如同炫宝。去岁返内江,学校已为教工建了新宿舍楼,户户装有空调。问起黄老师,说女儿在成都工作,他夫妇正去蓉城,这里四楼也分得有房子。我是很感念他在滔滔江畔帮我寻捡鹅卵石的,后会有期吧。此情可待成追忆,什袭珍藏消暑石。

12

要为《蒲公英》写一篇卷首语,看到朱艳琴老师的短信,邀我2024年8月16日参加在浦东图书馆举办的“双璧生辉:中国儿童文学‘任氏兄弟’纪念展”开幕式。

我当然要去的,两位任先生在我眼里非同一般,他们既是我童年时的文学偶像,也是我在少年儿童出版社的前辈,更是我人成长道路上的导师。两位先生不仅双双在儿童文学百花园里兢兢业业耕耘数十载,是著作等身、学养过人的大作家;更是有着极为开阔的艺术视野,敏锐探寻文学宝藏,勇于创造大家、人品与文品俱佳的高人。

回想起来,我们的中日儿童文学美术交流协会,我们的《蒲公英》,包括我本人的每一次在艺术人生中的前行,勃勃的向往、重重叠叠的脚印里,我仿佛都能清晰地看到他们留下的背影和典范作用。

说到任大霖先生,他创作的《童年时代的朋友》,是我童年时就读过的散文佳作,它和另外一本童书——张梅溪著、黄永玉插图的《在森林中》深深地根植于我的记忆中,我那时喜欢作品的机趣、通达的描述、散文式的意境。

1982年我在《巨人》杂志发表中篇小说《闪亮的萤火虫》《别了远方的小屯》,并于同年调入少年儿童出版社,有幸和任氏兄弟在

贾小英和丈夫在上海闯荡多年,终于一咬牙,在大柏树贷款买下一套居室,底楼,76平方米。不久,小宝宝诞生了;又不久,贾小英要继续上班,要不然有解职的风险,就把丹东乡下的妈妈接到了上海。

贾家大娘一有空就外出,到处捡垃圾:可乐罐、泡沫板、包装盒、报纸、杂志、纸板箱、电线……贾小英觉得真是丢尽了脸,自己好歹是个体面的白领,她虽然不同意妈妈把垃圾捡到家里来,口气还是婉转的:妈,家里这么小,放不下了。

通道

童孟侯

从此,贾大娘就把捡来的东西堆在门外和走道上。湿的纸板箱回收站是不收的,一定要晒干;泡沫塑料板一小块五小块也不收,必须积累得多一点才能称出分量来。报纸杂志要一捆一捆扎好……从此,公寓的底楼不断有垃圾晒出来堆起来。

居民跑到居委会:贾大娘搞得我们大楼像垃圾桶,你们要管管。

居委会小倩主任找贾大娘谈。没想到贾大娘思路清晰:主任啊,我女儿贾小英买房贷款贷了300万,和银行说好,一个月还一万块。我女儿他们小夫妻俩一个月挣15000元,只能用剩下的5000块。贷款300万,还到猴年马月?我算过了,要25年,到我家小宝宝大学毕业了还没还清呢!我又偷懒又不抢,出去捡垃圾卖垃圾,一个月有1800元收入,帮帮我女儿小英嘛!

小倩主任说:那您也要帮帮我的忙吧,明天中午12点之前,要么把垃圾都拖进101室去,要么全部清理掉,否则……

第二天,贾大娘抱着小宝宝到医院体检,居委会就把101室外所有垃圾统统扔到垃圾房,都是干垃圾。贾大娘从医院回来也不吵也不闹。下午,又悄悄到垃圾房去把自己的垃圾全都捡了回来……

我爱读书,也喜寻书。对于方便寻书的好去处,于我三十年来体会,推荐有三:一是如今遍及街镇的图书馆,二是风格愈加鲜明的各类书店,第三则是每年8月热火朝天的“上海书展”。

这三处“寻书宝地”的逐渐富足,亦是与我年岁增长同步的。犹记小学、初中那会,镇上的“图书小馆”是我放学后每日必达之所,馆内藏书虽不足千册,但我还是找到了《刘少奇》《我是猫》等助我价值观雏形建立的优秀书籍;而在高中、大学之时,去书店逛就成了我隔三差五的活儿,从金庸、古龙到雨果、简·奥斯汀,不同世界,让我四处云游;再后来走进社会,年年仲夏的“上海书展”总能把我席卷,看不同的书,听不同的讲座,坚持走着相同阅读的路,唯一不同的就是身边多了个小小的同行者。因书而聚的缘分,许多可能是命中

注定,譬如儿子从小学至今,和我每年一起逛上海书展已是一堂必修课。

历年书展,我俩总会约法三章:首先是安全第一,公交地铁绿色出行的途中,绝不能消失在彼此的视线中,而是随叫随到;其次是寻书有闲,每年必须在书展上仔细挑选,至少买下一本想看的书,并在回家一周内完成阅读;最后则是光影记录,父子俩互相捕捉在书展中的“高光”,留下笑颜开花的回忆。

记得2020年第一次带儿子到书展去时,他还是个一年级的“小布丁”。他看着展馆内人山人海,略有怯场,一路上紧紧跟在我身边,寸步不离。直到我带他到了儿童文学区挑书,他才开始两眼放光,一会捧着本《没头脑与不高兴》

津津有味,一会儿又拿起本《笑背古诗》摇头晃脑,最后则挑了一套《三毛流浪记》。转眼四年,我们在阅读中不断汲取养分。2023年的上海书展,儿子已经长成一个个活蹦乱跳、好奇尚异的小伙子了。刚走进上海展览中心高耸的大门,他就主动跑到“我爱读书 我爱生活”的主题前,看着四周人少,又急忙喊道:“爸爸,快来打卡”。随后他就穿梭于各个展台,时而动如脱兔,时而静若处子,精挑细选了《赛雷三分钟漫画:病毒、细菌与人类》《118 化学元素》等书籍。

挑好了书,我们又解锁了书展新的体验,现场打卡亮丽的上图东馆,聆听有趣的讲座……近年来越来越多的作者、出版方编辑带着书籍走近普通读者,问答互动、追寻偶像、集章打卡,也渐渐成为书展中火爆的项目。回顾幸哉,年年书展,我们都能在成千上万本书籍中与某本书偶遇,或欢趣、或华彩、或清雅、或厚重。在享受这份惊喜与丰裕的过程中,还养成了我给娃讲故事、娃给我读书的和谐互动。对书籍的选择,往往藏着我们对生活的向往。寻书,在忙碌和疲惫中,找到一份宁静和淡然;在迷惑和无奈中,找到一份坚定和顺遂;在流俗和乌合中,找到一份本真和孤独。说白了也就是在细水流长中,予人多一份前行的选择。

十日谈

我和上海书展 责编:郭影

在上海书展上结识慕名而来的陌生朋友,请看明日本栏。

